

江城忆 最忆是珞珈

陈世旭



好意让我这种可以同当年级本科生父亲的插班生佩戴教工用的红地白字校牌的时候，我仍坚持佩戴学生的白地红字校牌。

因为有选课的自由，我在中文系之外，还得到在哲学、历史、法律、新闻一类专业听课的机会。

大多数日子，我每天早上五点以前起床，盥洗之后，开始写作。大约两个小时之后，去食堂用早点。然后就这里那里地去找教室、找座位。有些热门的课，去晚了，没有了座位，就只能坐在阶梯教室的台阶上。晚上时常有许多海内外著名学者的讲座，我都尽可能挤进去恭听，我因此有幸见识了一大批享誉国内外的学术大师。我至今仍能十分清晰地记起他们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虽然从无言问，但内心的深处，永远有一个供奉他们的崇高位置。

所有这些，我都尽我所能写进了小说，后来结集成长篇小说《裸体问题》（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武汉大学当然并不完全等于《裸体问题》中的“东方大学”，但我对大学生活的怀念，以及对所经历的一切的思考和感慨都寄托在“东方大学”了。

两年中的课余，除了陆续写作并发表中短篇小说，我完成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梦洲》（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这部以我在乡下的务农生活为题材的小说，集中反映

洪山，很喜欢那里当时的荒凉。对我来说，那些乱草中的废墟，远胜于今天到处可见的俗不可耐的粉妆玉砌的庙堂。在长春观，一个小道士读王安忆小说的全神贯注，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校园内，我时常流连的是樱园，花盛时，满园姹紫嫣红，纷飞如雨，遍洒樱花大道上的人流；还有桂园以及桂园外的东湖。我住的宿舍在桂园尽头，门外东湖一碧万顷。不远处磨山野趣纯朴若村姑，月夜里湖心中静影沉璧映楼台。

最令人神往的自然还是珞珈山，可惜我只在刚开学的时候上去过一次。杂花生树，楚天开阔，心旷神怡。以为会常来登临，却再也没有上去过。我在后来获全国优秀小说奖的《马车》里表达过当时的感觉：

大观山下面，长江无流流过。 蹇先生在望江亭的亭柱上倚了许久。 ……

下着雨，一驾马车碾着泥泞，驶入树林深处。两边是似乎无穷无尽地闪动着的湿漉漉的浓绿。唯一的感受是寂静。马铃声、车轮的滚动声，从树叶上滑下来又滴落在马车顶棚上的雨声，使人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羁旅的孤单忧郁。

蹇先生一时搞不清楚是自己正坐在那驾马车里，还是他看见了一驾马车正在驶来。前天散步他就仿佛见到一驾马车了，现在则觉得更真切。

了我在大学的收获。

因为上课和写作的匆忙，我较少外出。曾经打算游览武汉各大著名景点的计划未能实行，连武汉地标黄鹤楼也只是在过桥的车窗前一闪而过。学校周边，我偶尔去过一次

却又更恍惚迷离。

“蹇先生”的感觉，就是我的感觉。刚进校的时候，我在开学典礼上听一位化学系的老教授讲过，他当年在汉口的老火车站下了车，就是坐着一辆老式马车来武汉大学赴教的。

不记得在哪儿听到一个说法，把罗家山改为“珞珈山”，是当时在校任教的诗人闻一多先生的意愿。

“珞珈”者，美玉也。以美玉名山，当然是风雅了。但也许是基于接受大学教育的强烈初衷，给一家文学杂志写稿，落款的写作地点我写成了“落珈山”。

我的想法是：以人生智慧的角度，求知其实是一个解脱的过程——从无从带来的迷惘乃至枷锁中解脱，在纷繁复杂的世界获得最大限度的精神自由。我因此把求得解脱的愿望寓于“落珈山”。

小说发表出来，杂志把我写的“落珈山”仍改回“珞珈山”。这自然出于编辑的好心和责任感，他们是怕我闹笑话。我本想跟他们说这样做大可不必，作者落款的写作地点完全可以虚拟，无须泥实。但想想这是另外的话题，遂作罢。

自从一九八七年暑期毕业，转眼三十二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去过珞珈山下的那座大学，但在那里求学的两年，一直鲜活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当时的所有听课笔记，我都完整地保留着。一次次搬迁，会失掉许多东西，但它们始终属于精心保存的部分。

不久前，有机会乘车沿东湖的湖滨大道从珞珈山下经过，从车窗打量武汉大学严谨而崭新的围墙和建筑，陌生而疏远。院内的变迁不得而知，只有围墙挡不住的山坡上的树木依旧茂密而亲切。唯愿当年所有尊敬的师长月龄安好。

脑子里忽然冒出宋朝诗人范成大《鄂州南楼》的“黄鹤归来识旧游”，不由感慨系之，随口凑出四句：东湖一梦卅二年，几多风流已成烟。多情只有珞珈树，依旧岁岁落诗笺。

写给任女士

王朝霞

得很难过，心中一片乌云，就像小孩子睡醒后会哭喊着找妈妈，第一念头就是给任女士打电话，打完电话瞬间心安。

大一刚入学时不会坐火车，任女士帮我拎着重重的行李，乘着凌晨一点半的火车，带我奔向未知的远方。一路上各种曲折，到学校时已是下午三点。坐902到南门，坐上“小白龙”，经好心学长的帮助，终于到了宿舍。任女士帮我把行李放好，匆匆和室友打了招呼，连水都没来得及喝一口就走，因为要赶当晚七点多的火车。我去送任女士，在要转身时，任女士还是没有忍住，本来是要嘱咐我在学校好好照顾自己、有什么事打电话之类的，一开口，却是一阵呜咽。现在想来觉得非常对不起她，连饭都没有吃，一个人去了陌生的火车站，独自坐坐个小时的硬座。翌日清晨一下火车就给我发短信，让我不要担心。

每每想起，心疼又愧疚。 上大二时，有段时间太原地震频繁，但都是很小的地震。其中一次的确感到了震动，便开始胡思乱想，给任女士打电话说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话，她

在电话那头一直安慰我，说：“不要怕，我在呢我在呢。”任女士就是我的超级英雄，在你觉得非常疲惫、没有依靠的时候，她总会及时出现，告诉你，她一直在。

年岁渐长，越来越珍惜和任女士在一起的时光。青春时期那些别别扭扭的情绪，都成了长大后的遗憾。那时也会跟她顶嘴，不愿陪她逛街，更不要说帮忙做饭。现在偶尔回一次家，和她一起买菜、一起散步，这些再平凡不过的日常却成了难得的享受。人们说平平淡淡才是真，确实如此，生活不正是由这些点点滴滴构成吗？我希望，任女士以后的生活里，有更多我们的点点滴滴。

假期有时犯懒，不愿起床，任女士从来不会掀我的被子，会把饭端到我床前，毫无理由地宠溺。这种行为虽不可取，但真的好幸福啊。

任女士是一个很乐观的人，虽然生活有时也会让她伤心，她却很少在我面前抱怨，也因此，那些被任女士打倒的艰难，很久之后我才知道。

有次打电话，说到伤心事时我们两个都哭了。我最不希望她伤心难

花狗、贪嘴的老母鸡总是来捣乱。我也曾想象身穿长袍马褂、手捻花白胡须的大爷爷，在堂屋里是如何教他的学生读书认字的。

记得童年时春天来得早，还没脱下厚厚的棉衣，南园子里的那些花草树木就迫不及待地把花儿挂在了枝头。黄色的迎春花、缠绕的紫藤、白色的玉兰花、俏丽的海棠花，还有院子东墙处那棵碗口粗的丁香树，会在某一个寂静的春夜里悄悄地盛开起来，那阵阵的清香沁入心脾，惹得有一次睡梦中的我禁不住跑到丁香树下贪婪地嗅闻起来。在堂屋门的东侧和院子西墙处，各盘踞着一棵多年的老石榴树，一棵开红色的花，一棵开白色的花，竞相绽放。在堂屋门西侧有一棵枝丫交错的老枸杞树，开满了一串串紫色的小花朵，成群结队的蜜蜂、蝴蝶来往飞舞，一串串红枸杞，小灯笼一样挂在翠绿绿的枝叶间。我总是禁不住摘几粒放在嘴里，那微甜带酸的味道让人回味无穷。院子里放着

过，心想一定要快些长大，好保护我的任女士。

仔细算一下，二〇一七年我和任女士见面的时间大概有五十天。二〇一八年至今，我和任女士在一起的时间只有十五天。生命真的太短暂了。敲出这几个字后，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只是觉得很对不起我的任女士。

年少时的我真的很别扭，不知道如何去表达对父母的爱；不爱说话，总觉得他们不会明白自己的想法，也因此，我亲自斩断了很多和任女士沟通的桥梁。后来才渐渐发现，原来，我对他们有那么多误解。任女士不懂新媒体，不懂互联网；她仍然不擅长打字，发短信也只是寥寥几字；她只会打电话问我今天吃了什么，有没有上课，天气冷不冷；电话这头的我，看着她眼角新添的皱纹，说不出话。

平凡而伟大，这句话用来形容任女士再合适不过。我的任女士，用她的整个青春，撑起了半边天。此刻，我想大声喊出来：任女士，祝你生日快乐！我爱你！

一个两米多长的大石槽，足有好几千斤，我一直不明白祖辈们是怎么把这么重的石槽放在这里的。我最喜欢夏天在盛满水的大石槽里戏水冲凉，躺在大石槽里呆呆地望着蓝天上盘旋的山鹰，把我五彩缤纷的梦都放飞在了白云之间。

南园子里的果子树，有红红的苹果、甜甜的桃子、饱满的大枣、圆溜溜的葡萄，还有一棵能解馋的大杏树。有一年还是一树青杏时，馋嘴的我就和大表哥偷偷爬上大杏树，去摘那些又酸又涩的青杏，我们的笑声充满了整个院子……

时光悄悄溜走，在人生的这场行云中，令人怀恋的那些往事犹如散去的云烟。南园子在岁月的变迁中，只剩下断壁残垣，肆意生长的野草和荆棘侵占了我心中的百草园。这些年我走过很多名山大川，游览过很多古迹名园，可只有故乡的南园子在我的梦中常常出现。

烟花夕拾

我的母亲程秀云，出生于一九三三年。母亲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经历了旧中国的悲苦凄凉，见证了新中国的繁荣发展。作为济南卷烟厂的离休干部，母亲常有很多感慨。母亲常说，没想到自己能活这么大岁数，如果在旧社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姥爷年仅四十五岁就去世了，母亲对姥爷的离世痛心终生，母亲说：“如果不是缺少少穿、缺医少药，你姥爷不会这么早离开我们！”每说到此，母亲总是掉下伤心的眼泪。

母亲二〇一七年离开了我们，享年八十四岁。母亲与姥爷是新旧中国百姓寿命的一个缩影。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统计数据中，最重要的不是GDP，也不是国民收入，而是人均寿命。因为无论是GDP还是人均收入，最终都体现为幸福指数，而幸福指数的主要参照指标，就是人均寿命。据联合国发布的数据，一九五〇年，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只有四十四岁，到了二〇一八年，已上升到七十六点一岁，女性为七十七点六岁，男性为七十四点六岁。如果单就这项指标而言，我国已居于世界前列，这是新中国快速发展最有力、最让人信服的数据。

俗话说，人活七十古来稀，在旧中国确实如此，可是在新中国，这句俗语早已成为历史。在集市上、广场上以及旅游途中，到处可以见到老年人的身影。截至二〇一八年底，我国六十岁以上老年人达到两点四九亿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七点九；其中，六十五岁以上老人一亿六千六百五十八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一点九。

我今年六十三岁，在我们儿时的记忆里，那时年过半百的人都是老态龙钟。可如今的我没觉得自己老，反倒是精神抖擞，读书、写作、旅游、照顾孙儿，忙得不亦乐乎。

古人说，人生有三大不幸：少年丧父、中年丧偶、老年丧子。其实，孩童的天折对家庭而言，同样是很大的不幸。这种不幸在旧中国可谓司空见惯，而在新中国却少有见到。母亲晚年时经常回忆往事，最让她伤心的莫过于夭折的兄弟姐妹。母亲兄妹九人，长大成人的只有四人，幼年时夭折了四人，大姨好不容易长到十六七岁，却因染上肺结核在一九四七年去世。母亲告诉我，当年家里还有个“童养媳”，是姥爷姥姥替朋友抚养的孩子，可惜她在十五六岁时，因为染病于一九四四年去世。

母亲与父亲结婚后，生活清贫，但我们兄妹四人逐渐长大成人，母亲说如不是新中国的发展进步，夭折的悲剧还会在我们家里发生。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我国婴儿的死亡率高达千分之二百，而后逐年下降，到了二〇一

妙峰山的玫瑰（外一首）

马 克

来妙峰山 不是为了登高 也不是祈福上香	徜徉在玫瑰花的海洋 我就是最幸福的人
我是慕名而来 为了那涧沟村的玫瑰谷 一望无际的花海 沁人肺腑的芬芳 让人陶醉	马致远故居
洒满金色霞光的 妙峰山 沐浴在 浓郁的花香中 我要采一大捧玫瑰花 送与你 让那挂满珍珠的 晶莹剔透的粉色花瓣 装饰你的梦	韭园 京西古道 一个颠沛潦倒的老人 一曲《天净沙·秋思》 描绘出一幅唯美的风景画 小桥 流水 人家
在妙峰山	夕阳西下 我走进故居 拜谒那位静静思索的老人 抚摸 石槽边那匹 瘦骨嶙峋的老马 依稀想起 枯藤 老树 昏鸦

琥 珀

徐兆寿

那是一只小小的蜘蛛
忧伤和孤独
一层一层把它紧紧裹住
究竟是不如意
还是爱的失意
使它一动不动

千秋万代之后
人们纷纷猜疑
在一个特殊的时机
命运的泪珠将你无情地困住
可是我宁肯相信
那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束缚
一个偶然的驻足

南园子

张景旺

故乡的后街上有一处坐北朝南、明三暗五的老宅院，这处全是用青石垒就的老宅院就是我的南园子。至于南园子是哪年哪月修建的，家乡七八十岁的老人们也说不清楚，只是老人们说起南园子的时候都会流露出一种恭敬虔诚的神情，因为南园子曾经是故乡山村里的最高学府，也曾是故乡乡礼文化的传承地，我的大爷爷就是这所最高学府里的教书先生。老人们说我大爷爷是晚清的一个秀才，知书达礼、德高望重，大爷爷就在这处老宅院里待了一辈子。

上学时读了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后，南园子也成了我心中的百草园、我童年的一首歌。我也常常在南园子里寻找鲁迅先生笔下的蜈蚣、蟋蟀，斑蝥什么的，不敢去爬满瓜萎的矮墙，害怕遇到蛇。我也曾望着大槐树上的蝉，想象着它就是百草园里的那只长吟不止的蝉。我也曾在大雪后，模仿鲁迅先生用筛子来罩鸟雀，可从来没有罩到过鸟雀，因为淘气的小